

张明扬 著

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廷、
诗人、政争与叛乱



三

LOST
CHANG'AN

长安



天地出版社
TIAN DI CHU BAN SHE

元历史
002

周源

明描写大唐的萧败，专注事实与细节，通过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暗流涌动的讲述，让人一边感叹“原来如此”，一边赢得“不过如此”的内心平静。读史书的乐趣莫过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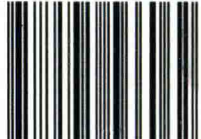
郭建龙

在国内历史作家中，张明极态度严肃，文笔细腻，独成一家。他摒弃了前一代作者容易犯的戏说的毛病，做到叙述必建立在史料之上，同时善于设身处地，合理地解剖人物的命运和选择，不失活泼，并且，他还能从更高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层面上寻找问题的本质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带来额外的惊喜。在他的前一部著作《纸上谈兵》中，我们看到了他对战争理论和技术的熟谙，但这一部作品，虽然也是写战争，却更让人感受到人物和家国命运的悲怆。《弃长安》主体描写的只是短短两年的时间，读来却好像一个世代那么漫长，因为它标志着一次中国人文理想的破灭。这本书必须和着酒来读。

弃 长 安

上架建议：历史·畅销

ISBN 978-7-5455-6606-2



9 787545 566062 >

定价：68.00元



张明扬
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弃长安 / 张明扬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22.1 (2022.1 重印)
ISBN 978-7-5455-6606-2

I. ①弃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安史之乱—通俗读物
IV. ①K242.205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1) 第201842号

QI CHANG'AN

弃长安

出品人 陈小雨 杨政
作者 张明扬
责任编辑 魏姗姗
封面设计 东合社
责任印制 董建臣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(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: 100078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tg@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2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22年1月第2次印刷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182千字
定 价 68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6606-2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营销中心)

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对这一代人来说，以前的一切豪言壮语都一笔勾销了。

——D.H. 劳伦斯

目 录

- 楔 子 出长安记（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）//001
- 第一章 李林甫的盛世（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十一载）//023
- 第二章 杨国忠的预言（天宝十二载至天宝十四载）//065
- 第三章 安禄山的鼙鼓（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）//105
- 第四章 颜杲卿的舌头（天宝十五载正月初八）//127
- 第五章 哥舒翰的膝盖（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）//149
- 第六章 杨玉环的香囊（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）//175
- 第七章 李亨的中兴（至德元载七月十二）//199
- 第八章 张巡的牙齿（至德二载十月初九）//233
- 尾 声 回到长安（至德二载十二月初四）//271
- 大事年表 //300
- 后 记 //304
- 主要参考书目 //307

楔子

出长安记

(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)

李隆基仓皇离开长安，是天宝十五载（756）六月十三日黎明，天刚蒙蒙亮，细雨笼罩着都城。

李隆基走得匆匆，随行只带走了贵妃姐妹、嫔妃、皇子、皇孙、杨国忠、韦见素、魏方进、陈玄礼、高力士，以及亲近的宦官、宫女。至于那些没被通知的宗室贵戚和重臣，就这样被遗弃在长安。

就在几天前，弃长安还不在于李隆基的选项之中。这位尘世的至尊，盛世的缔造者，执掌唐帝国长达四十四年，之前他的帝王生涯可谓一路平顺。即便在天宝十四载（755）十一月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来时，李隆基君臣上下也是一派“不过旬日，必传首诣行在”的超现实乐观。其后虽然又遭遇了洛阳失守的噩耗，但李隆基还有他寄予厚望的名将哥舒翰，大唐谁不知“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带刀”，更何况，还有潼关天险和二十万大军。

然而，就在平叛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之时，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，带病御敌的哥舒翰在灵宝西原之战中意外惨败，二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。六月初九晚，潼关落入叛军之手，长安失去了最

重要的军事屏障。

潼关失守当晚，李隆基在长安没有等到“平安火”，也就是潼关前线传来的报平安烽火，业已知道大势不妙。他维持了半年多，在任何挫折下都可以自洽的现实扭曲力场，终于在这一晚轰然崩坍。

六月十日，李隆基在长安城东边的兴庆宫召见了右相杨国忠，杨国忠首次提出了“幸蜀之策”，得到了李隆基的首肯。幸蜀是杨国忠的主意，蜀地也是杨国忠刻意经营的势力范围，这都没错，但李隆基此时很可能已决定弃长安而去，不过他自己不方便提，他需要的正是杨国忠精准地揣摩上意，以及提供具体逃亡路线。

六月十一日，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，正式通报了潼关失守的败讯，让群臣出主意。百官被急转直下的军情吓得惊慌失色，相顾垂泪，问起应对之策，皆唯唯不对。此刻，只有监察御史、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大诗人高适站了出来，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，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，招募长安城中敢死之士、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，死守长安，“未为晚”。高适的建议虽然在军事上未必有可行性，但这却是长安朝堂中独一无二的勇气。惶遽的百官纷纷反对，却计无所出。自安禄山起兵以来就唱各种军事高调的杨国忠，此时先否决了高适的长安保卫战提议，沮丧溢于言表地说：“兵已入关，事不及矣。”继而抽泣着推诿责任：“我们很多人十年前就开始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，但陛下就是置若罔闻，今

日之祸，绝非我这个宰相之过。”

高适保卫长安的建议有没有现实操作性？如果李隆基不走，长安能否守得住？

从当时唐军和叛军的实力对比来看，长安有希望守住，但李隆基多少要冒“君王死社稷”的风险。叛军名将崔乾祐虽在灵宝西原之战击败哥舒翰，占领了潼关，但实际上兵力有限，可能就只有两三万人；在河北战场上，郭子仪、李光弼出井陘（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陘县），颜真卿守平原（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），这两支军队活跃在安禄山大后方，牵制了大股叛军兵力，郭李组合又刚刚在嘉山（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）之战中大败史思明，斩首四万级；在中原战场上，张巡坚守雍丘（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），鲁炅固守南阳（今河南省南阳市），叛军久攻不下；安禄山自定都洛阳后，基本上就停止了亲自征战，还需要大量兵力拱卫都城；安禄山看似攻城略地，但战线过长，对占领区基本只构成点与线的弱势支配，连在河北大本营都没有形成面的控制，兵力分布更接近脆弱的一字长蛇阵……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叛军短期内无力对长安进行大规模进攻。

如果单论兵力，李隆基随时可以在长安和关中地区临时征集数万军队，但唐军保卫长安最大的弱项还是募兵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，无力招架安禄山的百战精兵。不过，时间站在李隆基这一边，有了足够的时间，临时募兵可以得到训练；更重要的是，西

北边军正在源源不断地入京勤王。事实上，长安失守仅四个月后，唐肃宗李亨就委派宰相房琯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反攻长安之战，反击纵然失利，但已然证明了唐军元气恢复之速。

也就是说，只要叛军一开始没有凝聚足够的战略决心，集中主力对长安进行大规模进攻，拿下长安的时间窗口将很快关闭。而安禄山称帝后进取心骤降，倾全力进攻长安并不是一个易于做出的决策。而唐军在挺过初期的不利态势之后，随着募兵的成长和勤王边军的抵达，成功守住长安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。李隆基需要的是时间、勇气和运气。

但这些站在高适角度的沙盘推演都没太大意义，显而易见的是，杨国忠以下的百官已丧失了固守长安的所有勇气。不过，此时谁也不愿意承担放弃都城这个重大的政治责任，当天的会议也莫衷一是，未达成任何具体的方案。最关键的是，李隆基也绝不愿冒为社稷而死的风险，毕竟，他为了保命，连逃出长安都操作得那么匆促和暗昧。

很快，潼关失守的消息就从朝堂传遍全城，长安鼎沸，士民惊扰奔走，却不知何去何从，繁华的世界之都在几个时辰内就变得萧条凋敝。危急关头，杨国忠及百官极度缺乏担当的政治态度不仅恶化了局势，更是令人心无可依靠。

杨国忠罢朝后，回到位于宣阳坊的家，找到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姐妹，让她们入宫劝说李隆基从速弃长安幸蜀。

六月十二日，李隆基来到兴庆宫中的勤政楼，向百官宣布亲征，但此时既无“百官”，更无“亲征”：百官朝者十无一二，都在忙着找自家的出路，而到这时候，在场官员谁还会相信李隆基的漂亮话？

百官无人轻信亲征的话术，李隆基可能也没那么在乎，他成功掩饰了自己即刻逃逸的意图，从百官到长安城的居民，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的皇帝会跑得如此之快。

宣布亲征的当天下午，李隆基就从兴庆宫移驾“北内”。“北内”位于汉代未央宫的旧址，在唐代宫城外的西北方。当天夜里，李隆基又特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秘密整顿禁军，厚赐钱帛，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，做好了弃长安的一切准备。

第二天一早，在数千禁军的护卫之下，李隆基一众秘密从禁苑西门延秋门离开，向着渭水便桥行进。途中，杨国忠建议烧毁长安用来储藏钱帛的左藏库，李隆基或许对捐弃长安百姓有些歉疚，叫停了火烧左藏库，理由是“叛军如果得不到这笔钱，一定会对长安百姓横征暴敛，倒不如就把左藏库留给叛军，以免百姓受苦”。

天刚亮，李隆基一行就渡过了便桥。为阻叛军追击，杨国忠下令烧桥，李隆基叹息说：“士庶各避贼求生，奈何绝其路！”特地派高力士殿后灭火。

就事论事，杨国忠这两件事做得并无大错，当然李隆基本着

人道主义或愧疚的劝阻更没有错，不必刻意弄成什么善恶互现。

此时，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李隆基逃遁的消息。一早，还有不少大臣依旧到兴庆宫来上朝，在宫门口，他们还听得到计时的更漏声，卫兵也仪仗俨然。但等到宫门开启，内宫里的人四散奔逃，被撇下的大臣们才知道皇帝已经不在兴庆宫。顿时，宫中哗然，继而整个长安城陷入自相惊扰的狂乱中，“王公、士民四出逃窜，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，盗取金宝”。又有人趁乱焚烧城中府库，留守的崔光远和边令诚一边组织救火，一边派人武装维持城中治安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人，长安城才稍稍恢复了一些秩序。

此时叛军还远在潼关观望，不敢贸然进军长安，但长安城已未战先乱。

辰时（上午七点至九点），逃亡队伍来到了位于咸阳的行宫望贤宫。咸阳县令不知去向，没有任何官吏出来接驾，直到中午，困蹙的李隆基一行都没吃上饭，还是杨国忠到市集上买了几个胡饼才让李隆基有饭可吃。当地老百姓也献上了一些他们平日吃的粗砺食物，多少会有些难以下咽，但饿坏的皇孙们却争抢着用手捧着吃，“须臾而尽，犹未能饱”。据说一些随行官员还被迫宰杀马匹充饥，砍伐行宫树木煮食马肉。唐人笔记《安禄山事迹》甚至营造了一个过于耸动的极端场景：李隆基坐在树下休息时，突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有弃海内之思”，高力士觉

察后，抱着李隆基的脚痛哭，这才打消了他轻生的闪念。

目睹逃亡路上的种种不堪，李隆基当着老百姓掩面而泣，有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。此时，有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家进言说：“安禄山包藏祸心也不是一天了，但陛下就是视若无睹，还杀掉那些指证安禄山的忠臣。我还记得当年宋璟为宰相时，数进直言，天下赖以太平。而这些年，大臣们不说真话，只知道迎合陛下，阿谀奉承，因此陛下对宫廷外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言路不通之时，我就知道必会有今天这样的大乱，但我这样的草野之臣的忧虑又怎么能传到陛下耳中呢？事不至此，我又哪里有机会当面向陛下说这些逆耳忠言呢？”

如此痛切的批评，沉溺在盛世君王人设中的李隆基已经太多年没有机会听到。不知是真心痛悔，还是装作接纳谏言，李隆基对老人家说：“此朕之不明，悔无所及！”无论如何，一个帝王，落难时分能放低姿态已经实属难得了。

未时（下午一点至三点），李隆基一行多少吃了些东西，禁军也在附近村落中弄到了些吃的，逃亡队伍便继续前进，一直行进到半夜，抵达金城县（今陕西省兴平市）。金城县令也像咸阳县令一样早已溜之大吉，县民也跑得所剩无几，好在留下来一些食物，士卒们总算没饿着。

逃走的不光是当地人，这才一天，幸蜀团就偷偷溜走不少人，尤其让李隆基愕然的是，内侍监袁思艺竟也一走了之，他在品级

上与高力士平级，受到的倚重信任也仅次于高力士。驿站中没有灯火，众人枕藉而睡，再也没有谁去分什么高低贵贱，所有人都一样的困顿，同样的累累若丧家之犬。

一直到这天晚上，李隆基才听说了哥舒翰四天前被俘的消息，报信的是刚从潼关脱险的将军王思礼，于是李隆基任命他接任哥舒翰的河西和陇右两大节度使，敦促他立刻赴任，收罗散兵，准备东进征讨叛军。

这就是李隆基逃亡的第一天，除了泪水与慌乱，一路看上去也挺正常，没有大的事件发生。然而，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正在酝酿：逃亡队伍没带什么吃食，这一路全然指望沿路官府接驾供应，在咸阳和金城两县，食物供应已经开始意外频出，所幸有惊无险，但前路一旦出现更大的供给意外，就随时可能引发断粮危机。断粮，对于一支正在流亡的队伍而言，心理上的压力几乎是摧毁性的。

下一站，马嵬驿。

二

攻陷潼关后，安禄山没有想到李隆基会跑得这么快，出于谨慎，他还传令刚刚击败哥舒翰的崔乾祐止兵潼关，这样拖了十天，

六月十九日才派遣爱将孙孝哲带兵进入长安。

孙孝哲在叛军中以“果于杀戮”闻名，一入长安就大开杀戒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李隆基杀掉安禄山质于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泄愤。为了给儿子报仇，安禄山指使孙孝哲血洗李唐宗室。孙孝哲专挑李隆基的近亲下手，在崇仁坊集体屠杀了王妃、驸马、郡主、皇孙不计其数，其中还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。杨国忠的二儿子杨晫是李隆基的驸马，时任主管外事接待的鸿胪卿，很可能也死在了屠戮中。孙孝哲还在城中搜捕、杀戮杨国忠和高力士的亲信、安禄山的宿敌八十三人。对那些追随李隆基流亡的大臣，更是干脆“诛灭其宗”，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。最残忍的是，孙孝哲在杀戮时采用了“剖其心”和“铁槌揭其脑盖”这两种方式。在大清洗的这段时间里，长安城提前体会了韦庄在《秦妇吟》中用来描写黄巢之乱的名句——“天街踏尽公卿骨”。

安禄山除了要命，还要钱。叛军入城前，长安各大府库和权贵大宅已经被乱民趁乱抢劫过一波，甚至还有人骑驴恣意闯入皇宫大殿，连李隆基特别保护下来的左藏库也差点被付之一炬。安禄山对此极为不满，视作自己的钱被抢了，便下令孙孝哲以搜寻被盗财物为名，派兵大肆搜捕长安城三天，抢掠民间钱物无数。长安骚乱，再遇大劫。

1970年，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了文物一千多件，分别埋藏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之中。在长安城旧址发现这么集中、丰